

雲南叢書

李中裕全集

趙藩題

中谿家傳彙稿卷十目錄

公曆一九五一年四月壹日

中谿家傳彙稿

誌銘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墓誌銘

楊黼先生傳

明詔賜壽官楚峯周公唐孺人合葬墓誌銘

奉直大夫方茅朱公李宜人合葬墓誌銘

書霞皋阮君墓

明故朝議大夫湖廣參議前御史雲川高公墓誌

銘

董君鳳伯墓誌銘

明清都大士李公墓誌銘

代作

默國公母賀太夫人行狀

書啟

答溪田翁尊師馬老先生

與羅近溪憲伯

太公李宜人合葬墓誌銘

與林尙書退齋二書

公書與人合葬墓誌銘

又

答默泉吳尙書

默公墓誌銘

與劍門趙察院

與雲山曹翁

公書一六五

與陳撫翁

與馮眞所尙書

與升菴太史

與徐方伯

與王尙書

與鄒穎泉大參

與田分巡與元老張先生

與唐中丞濟軒

與唐內翰荆川

與東山張教授

中  
與謝中丞高泉

與羅修撰念菴

再與念菴

性說

心識說

意識說

情識說

與黃西野道長

與龍溪王年兄

答龍溪王年兄

再答王龍溪

與木涇周憲副

與游中丞

答泉州王驗封遵巖

附後序

大理李元陽仁甫著 男李傳李煌輯錄

門生李東何文極校正

後學清平孔宗海董梓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誌銘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墓誌銘

張氏世墓於劍川州之易隄坪萬曆五年冬始改卜於  
鶴川之三臺山以葬東山公焉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  
其號也先世浙之甯波人宣德間諱洪者爲鶴慶節推

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  
信者爲諸生文信生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  
誼爲人所推配楊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  
穎敏善屬文嘉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丞  
博士閱其文深嘉嘆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 廷試  
皆列名上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蕃府  
學正公以師傅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  
者盡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道林蔣  
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睠睠每向人言曰他日入聖  
賢之域必斯人也在職數年拳拳以古道教士行冠禮



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公爲人方正不阿  
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坐於教職何  
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公見其法古  
初謂其迂旣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撫臺培菴劉公  
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於朝 會丁內艱去任不果  
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教授郡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  
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砥礪勉修職業多士觀感爲之  
丕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鄒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  
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  
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

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寅咸聽雖暑盛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其爲僚友敬憚如此父老龐眉皓首不遠百里執幣攜子孫欲一識面其爲人景慕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逾六秩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者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於鶴之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遍閭里過者起敬滇之有歌自公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孝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於公公召而論之其人慚服有誤犯者

悔曰切莫聞於張先生夷民爲盜公挺身往諭之盜卧  
弓於地稽首謝而去於戲君子哉余與公山齋同宿園  
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公書欲來相訪余  
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訃至矣嗚呼痛哉其  
子元吉昨歲中鄉式念親老不赴禮闈今得事屬纊可  
謂孝思不匱矣公以弘治某年月日生萬厯丁丑五月  
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錄  
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於世配某氏子男一人卽元吉  
女二人長適楊鳳儀次適吳自哦皆庠生也是歲十二  
月八日歸窆前翰林庶吉士蒼洱中溪李元陽爲之銘

銘曰蔚彼高崗維郡之紀三臺嘉名傳自古史疇能  
當之藏此君子好德敦義惟道是履官卑庠校名芬蘭  
芷有儀如山有文如綺甯馨有兒繼公而起天與斯邱  
君子樂只我銘其阡百禩之軌

楊黼先生傳

楊黼太和下洋溪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  
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  
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公笑曰性命不理而理  
外物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  
夕偃仰其中歌詠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

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流連不能去然  
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甚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  
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如見著某  
色衣履者卽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  
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衿倒履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  
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  
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旣乾欲下取水硯池已滿不知其

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誌之示不忍棄也父母沒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年壽旣八十字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旣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下洋溪距城北約四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入棺已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

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蓋  
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  
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沖舉顧非吾儒之  
宗祖乎余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洋溪先生而有感焉  
故爲之立傳

明詔賜壽官楚峯周公唐孺人合葬墓誌銘

世說蓋棺事定人知然之而不知其言之微而永也夫  
人有生則有死其生之所存卽其死之所往也生之所  
存人不得而知而可知者屬續之夕也生平之所養爲  
君子爲小人於斯畢露斯誠之不可掩矣爲君子則清

明而上升爲小人則昏濁而下降蓋至是而生事始定矣永昌楚峯周公其庶幾君子乎其清而上升者乎按狀公含真養素酷好山水通性理大義究竟內典常語人曰不離日用不著貪愛則自無事矣嗚呼無事一語豈可爲俗人道哉陽生也晚雖不及登公之堂幸而見其死之所往則其生之所存可概而知已公之卒也先七日謂家人曰生死常理今彌陀來迎吾將辭矣明日又云適見觀音勢至環吾左右有一寶旛懸於太保山之上其長罕喻又云適觀音食我一芋戒勿食葷肉吾尚有五日止世至日沐浴衣冠令子弟誦七寶如來名



自誦金剛經危坐而卒夫屬纊之時四大分張倉皇急遽自非平生積力至到豈能暇豫如此嗚呼君子哉若人其清明而上升者哉余讀南史至庾銑傳喟然嘆曰善蓋棺者其銑矣乎史稱銑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宅內立道場環繞理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銑爲上行先生投香而去一日又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家人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夫楚峯與庾上行相去千載而上行之願公與楚峯之彌陀如出一轍

此無他信同故也嗚呼楚峯公可以死矣公姓周諱玉字廷璋其先直隸甯國人本姓劉氏五世祖名達一者生政卿代外族戎役遂冒周姓政卿生始占籍金齒卽今永昌也德生晟晟生公公初配紀氏張氏繼配唐孺人皆有壺德而孺人尤著孺人諱淑誠左所百戶舍人賓之女系出武進翰林編修兼左司諫唐公順之之從姑也子男六長曰雲紀出次曰奕曰霽曰京曰褒俱孺人出曰立側室嬰出諸子皆學惟奕領戊子鄉薦孫男六人長翰次紹稷紹種紹科紹穆紹秩諸孫皆學惟紹稷領壬子鄉薦曾孫四人思成思兼思永思齊女一歸

舍人李涇孫女七曾孫女五公生於正統戊辰六月十四日卒於嘉靖乙卯閏十一月廿五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歸窆有年而孺人始卒時以嘉靖戊午正月四日葬於郡城南三台山之原從公兆也初公與孺人七夕夜坐見雲漢之分有金橋爲空洞者七爲闌干二十有四厯厯分明指示家人弗之見也然則偕老齊壽豈偶然哉 銘曰形藏於地神超於天試問何因養素則然

奉直大夫方茅朱公李宜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先世灤人初戌籍應天旣而移戍蒙化遂家焉父恒齋中成化丁未榜進士筮仕留

都廷評娶宴氏生公公幼穎敏不與羣兒戲父母異之  
及恒齋歷官爲貴州憲長適陽明王先生謫居龍場命  
公與二兄投學得聞良知之說自是知俗學可厭泠然  
有薄富貴輕勢利之想父命毋廢舉子業癸酉領雲貴  
鄉薦上南宮弗利嘉靖壬辰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  
催科撫字犁然當於人心謠誦重道聲望大啟有簽事  
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知讀書  
未知買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撫臺善詈人府佐  
以下皆屬鞭笞獨公遇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  
也會有獄變人危之公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凡

蜀事有齟齬積歲莫決者皆檄公使治公片言而決以是難獄案訟皆之重慶矣丙申遷知綿州州多世家私役州人乃其常例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尙書府家人徽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開獄中罪囚使領曰此數百皆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勢往往如此及其爲政直遂不阿屢爲臺臣所嘉三年遷西安府同知時有修復河套之役百務填委公酬應各有攸當益爲監司所喜因使公在邊七年之內七度防秋曾無失事織

造貂璫擅作威福吏大小望風跪拜公獨不爲屈膝貂璫銜之偵伺其所爲無隙可中乃已其治獄明允多所平反長安人擬之爲包孝肅委署華州朝邑蒲城諸邑所至有惠政關中御史楊公爵不輕許可獨致書謝公有益生民公勤勞旣倦屢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勉留公不告而去飄然長往竟歸白下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旣吐而復噉之時耶報以陪點僉憲公曰卽爲僉憲味止如此竟不赴時論高之公爲人慷慨有大節寡交游惟同郡雷御史覺軒永昌張禹山含成都楊修撰升菴

大理趙中丞雪屏及余數人乃其所厚善也里居歲久  
渝綿人如任治山少參孫豐泉太守皆致禮造廬慕其  
舊德巡按劉公扁其門曰耆英厯官十餘年歸橐蕭然  
家徒壁立予分田數十畝始能卒歲然日誦陶詩以自  
娛樂不知貧之切骨老之將至也庚午十月朔旦謂諸  
子曰余了上天立機回造化真意汝輩際此文明盛世  
勉修忠孝大業吾無憾矣語訖而逝公生以弘治壬子  
十二月十三日丑時卒以隆慶庚午十月五日子時葬  
以隆慶壬申正月壬午配以李氏荆南李龍洲御史女  
也大著內德先逝語具公所爲墓誌今與公合葬云先

配某氏生子五人道衡階術衍皆補庠廩生女幾人婿  
某某 銘曰青萍不入內府而利已斷堅騏驥不入天  
廐而力已致遠嗚呼朱公爵雖不至通顯而更歷郡縣  
其道已行卒能脫屣富貴甘貧以終此豈淺丈夫所能  
窺哉

書霞皋阮君墓

君諱某字某白號霞皋其先朱氏直隸江甯人有文輦  
者宦遊南中占籍太和旣而姓阮氏莫詳其由文輦生  
仲玉仲玉生俊俊生宏配黃氏生君君資性聰慧善繪  
畫每作山水禽鳥逸士之圖以自見其志事親克孝夙



興夜寐溫清甘旨里閭化之母黃氏失明醫藥百方更  
無一效君困苦無措乃中夜焚香籲天必敬必戒而彌  
篤一夜忽夢一道士欣然將長髯如世畫純陽呂公之  
像謂君曰汝母宜服瓊玉膏寤而修合以進母目果復  
明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君善記誦初習舉子業尋以家  
貧中輟然能記憶子史每與里人話漢唐故事輒舉其  
可以喻俗者叠叠談之人皆樂聞其說至竟夕不去子  
尙賓甫六歲置之於膝口授詩書弱冠令出就外傅夜  
則課之讀周易聞余爲源泉書院山長遂令尙賓從余  
游隆慶丁卯尙賓果中鄉試辛未中會試鄉里謂君能

教初尙賓爲舉人時君方健勝尙賓戀戀不忍去離親  
側君亦弗之強也明年春君忽遭疾竟不起君子謂君  
生平克孝歿之日有子殯殮瞑目而逝詩曰孝思不  
匱永錫爾類阮君有之君生於正德某年月日卒於隆  
慶戊辰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娶王氏子三人長  
尙賓仲尙賢季尙友孫二人長琳次珍尙賓將以己巳  
年五月某日葬君於蒼山玉局峯麓以給事中李君選  
所爲狀乞書墓板余不能辭因按狀而敘之如此

明故朝議大夫湖廣參議前御史雲川高公墓誌

銘

少參高公旣歿其子可觀持給舍愼吾楊公狀來請曰  
先大夫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點蒼山之下  
祖塋之次不可以不銘惟翁少同學壯同朝老同社銘  
微公其誰宜爲余曰子之言悲矣余悲有甚焉者在昔  
嘉靖十四年余初內補與雪屏趙公同在郎署公與桂  
城張公禮圍中式余四人引觴投壺以爲笑樂及殿試  
甫有報余者曰高某制策以愼邊防重首令爲言大爲  
宰相所喜魁選其在斯乎及榜出不然及爾考爲御史  
出差時宰相贈語有云大廷曾見董生文之語然後知  
前傳非虛也於時爾考雖不遇而名稱亦用是以顯嗣

是余四人有爲吏部有爲御史爲廷評皆在京邸退

朝之暇日相聚討論無時或離適有 詔起用老成弘

山先生復入給舍一時吾邑之盛頗爲人所羨而吾曹

亦不自知其難得也歲月遷邁人事好乖上下十餘年

鴻飛雲散不復相見始嘆昔時之樂爲難得也又更數

年先後歸里雖不與柄用然皆位近通顯雖屬遲暮然

皆體履康適登山臨水巾舄相從追憶曩時奔走四方

懷故鄉於萬里悵田園之將蕪豈敢望有今日哉吾數

人旣皆得之矣然憂樂倚伏生死相尋弘山先生之逝

余旣哭而銘之其後數年又哭雪屏而銘之又數年哭

桂城而銘之今又哭爾考而銘之於是又知非徒相聚  
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豈不大可悲與可觀聞余言嗚咽辭去余乃按狀  
而次之公諱對字仲龍雲川其號也先世應天上元人  
洪武初遣戍蜀之汶川後徙戍大理遂爲大理人公之  
高祖曰士賢曾祖曰德祖曰信考曰昂號天臺翁由鄉  
進士厯知湖廣沅江桃源二縣有惠政二縣並祠之生  
四子公與兄饒陽令崧弟太僕丞岐皆周夫人出岫爲庶  
劉出公初授行人司行人丁酉授浙江道御史己亥授  
巡鹽兩浙壬寅巡按福建癸卯監臨科場及未還京陞

知南陽府忌者不釋尋又謫鄭州判官頃之公論以爲  
屈戊申遷巴陵令庚戌陞辰州府同知壬子軍門差霑  
益勘事癸丑春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夏轉郎中甲寅陞  
廣西按察司僉事會病乞歸兩台不允戊午陞湖廣布  
政司參議到任違限起送赴部公因親老拂袖而歸公  
爲人敬慎精敏急所當務初釋褐卽披讀律例不去手  
同列有譏其俗吏者公徐語之曰求仕以致用苟不諳  
律鮮不爲黠吏所賣聞者是之爲御史巡視東城立格  
眼簿爲日稽時考之法有逸馬三日無主公命城卒收  
之明日馬主始來告失狀公令卒出馬歸之其人訝出

望外謂都市中剽人而奪之金者月無虛日高御史管  
城道不拾遺乎其在浙巡鹽爲一切簡便之法首擒亂  
法巨奸數人而鹽政遂通事完還京取道淮水將渡而  
大風作舟子遲回不發公曰吾篋中苟有一毫浙物此  
舟卽沈如其無愧鬼神必諒遂捩舵而渡不中流而風  
息其在福建所至清帑疏禁墨吏望風解印者十餘人  
一日夢中有漳州鄉官憲副告脅下刀痛者寤而思之  
此必有寃至漳州問此人已死未葬公卽往發其棺驗  
脇下果有血刃鞫得妾匿金杯懼主搜出因其卧病而  
刺之遂伏其辜其在南陽首疏淹禁百餘人然資上司

罰鍰者又百餘人聞唐王有疾修禳公啟王曰禳之爲義貴散財今獄中逮繫年久無措盍貸之遂得請釋放囹圄一空頌聲在道矣其在巴陵邑當水陸之衝官民俱困公擘畫方便客無留滯驛不告勞遂爲成規其在廣西日七山賊起軍門以爲憂忽有壯夫百餘人願來報効軍門擬留之公曰此必七山賊屬來覘消息宜急麾之軍門如其言後出師擒獲數十賊此輩居其半其治行類如此天性篤孝身在仕途心懸親側自爲行人以至參議凡八度省親不憚險遠此亦人所難者公以弘治乙未年九月九日生以萬曆丙午年四月四日卒



享年七十八歲初娶昆明熊氏卒繼娶錢氏亦先卒生  
子守約守泰長安福豸皆殤女一適指揮梁之棟亦先  
卒天臺存日命以太僕丞之次子爲公後卽可觀也可  
觀府學廩生好學秉禮奉命惟謹側室王氏無出擇族  
人子令養之命名可益與兄同居焉 銘曰高氏載德  
以大其門父子兄弟並膺 寵恩偉哉侍御參於大藩  
不撓不牽終始用敦翻然歸養樂彼丘園壽鄰大耄儀  
於子孫刻我銘章千祀攸存

董君鳳伯墓誌銘

君諱難字西羽別號鳳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

和有諱成者唐咸通間爲南詔清平官成九傳至救仕  
元爲大理路判救生銘爲祿事司主簿銘生寶爲順甯  
司經歷國初弘武間寶率眾款附授府經歷再傳有諱  
祿入貢授士官巡檢 欽給 勅命 以歸祿生禎禎

生琳皆襲祖職琳子四人曰倫曰傑曰俊曰儒俊爲人  
恬淡自號鶴松居士配郡人御史楊春之女孫生子三  
人君其長也君幼警敏六歲知屬對偶長而手不釋卷  
習舉子業受春秋酷好吟詠遂棄舊業成都修撰升菴  
公謫居永昌往來蒼洱間每考索羣書必曰董生董生  
寓蕩山樓寫韻樓彙輯轉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鈍

菴王僉憲序古音曰升菴今之子雲乃董生者非侯芭  
其人與君詩有秋興八首爲修撰所取且爲序之以詩  
見知如此故修撰涉厯遊覽必以董生相隨謂人曰西  
羽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也君事父母孝待弟  
亦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如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  
舊守以僚官后人延之俾爲子師君留一年後遂歸屢  
以馬迎君不復往曰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  
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爲開導之本瘞骼賑飢土人德之  
蕩山有班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公寫韻樓在焉歲  
久頽廢君雖食貧必修葺完好而后已君生以弘治戊

午卒丙寅正月五日墓在聖應峯蕩山之原配段氏側室  
楊氏子男四人天者不書今乞銘者學舒邑庠生段出  
幼子春芳楊出吾鄉布衣而好學者不數人君著書十  
餘種若古音餘奇字韻行於世均其最也君與余交非  
一日矣今乃作隔世人嗚呼何忍銘之其何忍不銘之  
銘曰 志璞心綺有詩孔美於身不逢應在其子何所  
求君君藏在此

明清都大士李君墓誌銘

代作

公諱元期字信甫號垠谿居士世爲太和人父封監察  
御史諱玄母董氏贈太孺人長兄元陽登嘉靖丙戌榜

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知荊州府仲兄元春澄  
府引禮官弟元和公以弘治辛酉年十二月二十日未  
時生以嘉靖戊午年閏七月十四日未時卒享年五十  
八歲蚤歲爲郡學生員治詩經有名旣而曰浮名何足  
貴不如學上天遂易青衿服黃冠爲道士公爲人慷慨  
有氣量見人之疾如己疾見人之貧如己貧憂人之憂  
急人之急鄉閭德之嘗侍兄御史公重建三塔寺瑞鶴  
觀公遂移家居觀之山房鳩工經營終始十七年曾無  
倦色又貨銅於瀾滄鑄彌陀觀音勢至三像中尊丈三  
尺旁各盈丈蓋三年而後安座云平生喜讀書爲文研

窮理性作詩有格調為時耄所誦卒之日其友夢公謂  
之曰吾以作善之功蒙上帝封為清都大士瑞鶴真

人其樂勝人世奚啻千萬幸為吾兄道之子三人棗糧  
粒糧為兄後嘉靖壬戌十一月二十五日乙巳午時葬  
於三塔寺南庚山良向兄元陽銘其壙曰生不枯其神  
歿乃返其真是用有清都之貴而為瑞鶴之真人矣乎

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

採滇繫補入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  
世湖南人高祖元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  
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

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尙書日  
誦千言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  
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  
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  
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已  
命以圖之於是不辭謗不避難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  
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册成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  
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疏鑿瀦蓄明  
年大旱果得水利平陽誦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  
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

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  
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  
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權稅九江俸薪自給襟  
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  
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雖酬應紛然終不  
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皇太子  
立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亥晉  
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公始終擘  
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契之庚子晉  
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屬邑也



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奪之真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居是官者率多爲蜚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在任三年凡膺十薦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曰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親擬上疏乞養二親勉之曰汝爲憲臣能忠於國卽能孝於家矣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馭厯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莊介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

見隨決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套  
虜烽警致厯西顧上問冢宰須沉毅才略之臣爲之冢  
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  
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  
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  
退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  
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  
老談元講道言官論其倦好負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  
矣戊午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恬如也萬曆乙亥  
春命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槨文有丙三

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或曰念庵同榜半皆仙去然公之勉勉於忠孝也固已至矣

Blank columns of text, possibly containing a list or tab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會', '日', '公', '不'.

行狀

黔國公母賀太夫人行狀

黔國太夫人賀氏滇省呈貢縣賀長者諱鍾之長女母徐氏於弘治丁巳八月八日生太夫人賀夫婦並積德爲鄉評所重鄉人以長者稱之其所居地名戍墟堪輿家過其地者咸指賀氏之居曰此地佳氣鬱葱萃於斯宅當有大貴人出焉太夫人之生鮮兄弟則地靈毓秀瑞屬一身可知矣自生太夫人之後長者家日益豐田疇畜養增盛百倍以此貴蓋一鄉族人咸曰此女有福太師敏靖公諱紹勛始娶朱氏武進伯女封黔國太夫人

無出蚤世繼配李氏太師文正公孫女封黔國太夫人亦無出敏靖公爲爵土宗嗣之慮不遑甯處乃告廟卜之果得吉於成墟之賀遂聘歸焉太夫人廉貞厚重克盡婦職閨闈百務皆親辦集事上臨下秩然有儀李太夫人尤篤愛之託以家政其理家也不棄陶匏細物夙興夜寐先職其勞敏靖公亦曰俾吾無內顧之憂得盡瘁事國者賴有此良佐也然有才不恃有寵不移每事必稟命而後行自始至終未嘗一日廢也春秋廟祭雖有長役然躬親蒞醢必敬必戒人或代之曰此自吾事吾心始安焉其勤儉孝敬根於天性有如此者二子長

恭僖諱朝輔次黔國公名朝弼敏靖公薨時太夫人年四十長子年十歲次子年五歲童蒙匪成煢煢在疚主少國疑憂深責重至此則死易而立孤難也太夫人獨當其勞擘畫經營揮霍內外喪葬總總咸如法式旣襄大事奏請褒爵事務之殷禮法之密斷自慧衷無微不燭倥偬之餘當務惟急延選師儒以教遺孤乃內擇老成使令以相之不使嬉媾后二孤相繼皆膺公爵保障南中維屏維翰俾九重無南顧之憂而先王先公所欲集而未集者亦皆丕顯丕承而光大有加焉此雖二公天資學力所致而太夫人教詔育成之功不可誣也嘉

靖某年先皇誥封黔國太夫人命服等於李太夫人豈非功德之感召與恭僖薨後世系糾紛至此則國易而家難也太夫人周防曲備履險如夷倉卒危疑言無易發聽天知命不震不驚幹旋已去之勢竟成必正之名人心國勢屹然安固此有大丈夫之所不能者而獨能之豈非天生母氏爲黔國厚福之地與今長孫昌祚見任爲黔國公次孫昌禴昌禎昌祥昌禱昌祖繞膝爲歡皆太夫人一脈之流傳也謂太夫人爲黔國厚福之地非佞也宜也自分建以來歸葬南都非一世矣然未有國公得扶襯者今老國公又得請以行太夫人生順死



甯生榮死哀生有功死有述求之天壤間蓋無幾也謂  
之厚福非佞也宜也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太夫人卒  
享年七十四歲今黔國公昌祚具疏以聞 皇上悼之  
賜祭配葬南京祖塋蓋與朱太夫人塋域相次焉引紼  
之日傾國老少婦女莫不悲號以謂太夫人方與李太  
夫人陳太夫人鳳冠霞披白首一堂孝子順孫重光奕  
業享天倫之樂事受人世之尊榮一旦睽違不無長恨  
矣嗚呼已貴能勤已富能儉已長而敬不衰已老而孝  
不倦此葛覃之詠所以爲麟趾之本也求於今之世可  
以當此者其惟太夫人雲樓老國公手摹母氏之德徵

陽爲之綴序謹次第其言如此若夫撰創墓銘信今傳  
遠以述葛覃麟趾之盛惟知德者能之而陽非其人也  
謹狀

書啟

答谿田翁尊師馬老先生

歲辛卯夏四月奉詩章之貺如墮自天伏讀數十過召  
工裝池中堂以懸如見我師顏色比賦高古筆意精道  
什襲珍藏爲家藏傳世之寶矣而獎借教戒似謂不肖  
之資去其凡近有可進於道者仰見我師期待之厚如  
造化於萬物者苟不傾覆皆曲成不遺也陽實不敏然  
敢不蚤夜黽勉以永從教陽自筮仕以來在詞垣郎署  
無所建明再爲縣令一爲郡守頗稱慈惠獨爲御史時  
自信太過以爲苟有利於生民裨於國體死生毀譽升

沈榮悴非所計也卒之以劾宮寮得罪於輔相詆許氏  
得罪於冢宰又爲郡守不能道旁跪拜又本無文濫爲  
學士所齒側目之下眾崇所加猶得苟全軀命以友鹿  
豕此陽之大幸也先人遺田百畝足以自贍近營山谷  
一區可樵可釣足以自娛僻地士人亦時負笈來從雖  
文采不足而木訥有足尙者郡治西爲點蒼山東爲葉  
榆水漢武置葉榆郡卽今大理府其地山水四塞南詔  
舊都四時氣候爽朗暑止於溫寒止於涼故其人耐老  
諒我師欲聞故及之庚子在荊州時嘗託江陵令平涼  
人張信寄候不識至否萬里北望瞻覩無期北鴈南來

不任企渴

與羅近溪憲伯

士有曠百世而相感陽於門下俛仰一世而不得親炙其光輝慨憾非一日矣頃聞玉節入滇私心慶幸以謂卽不得瞻望履絢庶幾扣訊風旨以爲私淑佩服之地適於交遊中側聞門下逢人說項斯文章有神交有道此非神爲之而誰爲謹因便附上芻蕘不致多及唯門下亮察

與林尙書退齋二書

昔在三十年前承莫逆之愛比兄鎮湖湘伏蒙特使訪

陽於六千里外嗣是不相聞者又二十年矣近聞倭寇之變延及公里揮淚久之尋聞移居邵武消息悲喜交心百年之內富貴幾何等如一夢而禍變相尋乃至此極佛書謂三界無家不可住信然孔顏教人孜孜汲汲以復此性其喫緊爲人而舉世曾不覺悟也陽里居二十五年日惟往來山林泉石中與僧衲談性羽流談養生雖不能頓超彼岸覺有餘閑乃知天之私厚不才矣衰年閉戶誦詠黃庭覽閱圓覺閉目內視日夜不啻太和元氣充滿腔子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加此兄今在邵武不用更營生業宜用此道書至之夕卽作

安樂窩以居若遲一日卽少一日可惜可惜更望數字  
見復以慰岑寂萬里一書不勝珍重

又

初夏得手翰於杭州張都閩寄又得楊廷評華岡所寄  
老景僻地得此喜悅浣慰不可比量昨歲承曾分守心  
泉公持公書俯顧時已奉答相勸省覽矣恭惟翁道德  
行誼感動朝野此豈一日之積哉陽昔叨陪省署知公  
必爲聖賢陽今七十二尙在凡夫之地然此心耿耿十  
二時中惟睡眠不能盡卻除睡眠之外所存所爲無非  
此事嘗著心性圖說不敢視人今以一册呈覽乞賜指

摘竊謂近代能白此道者惟白沙陽明定山念菴四先生可繼明道濂溪象山之統餘皆支離不可取法懼其迂入聖之路也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世大藏教雖不能盡看宜取一二亟覩之如圓覺楞嚴維摩詰所說經直指此心卽道精微玄妙讀此然后知子思子之中庸爲孔子之嫡傳惜訓詁家以俗學窺聖道遂至支離昔顏魯公之言曰因讀佛書始知儒理宋韓魏公范文正公富鄭公司馬溫公立朝有此力量皆從佛學中來觀劉元城一日問溫公曰老先生何以不言佛學溫公曰吾立朝如此於吾儒學中所得固多於佛學中所得不



少但爲扶教不可對人言耳遠道無由面質臨楮悵然  
答默泉吳尙書

舍壻回得聞清勝起居慰悅無量兼承惠書珍貺拜領  
不勝感激去年得陸通守所寄及法帖卽欲奉答渠許  
取書竟不果至今闕然我公昔居家宰之尊猶手書見  
及此情銘於肝骨矣滇士蒙我公大宗匠甄陶以來人  
文一變老少於今皆能言之僕伏居草茅過辱瞻矚坐  
中見我公鼻息與坐客迴別知其爲鶴息也今祿位名  
壽高出一世誠神仙中人世之煉外丹者只可成銀仙  
丹在人腹中卽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別無訣老子

曰君子爲腹不爲目丹書曰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卽此法也僕今八十二歲不自度德以爲神仙可學而至閉關內視頗覺進益昔夏文清公十七歲遇一道士曰此兒有仙相若隨出家卽得仙不然位極人臣若能留心用力猶可爲地仙文清竟不能退晚年出爲成都判遇前道士於途中道士搖手曰已無及矣觀此若多受人間爵祿則損仙分僕又見他書言能罄家產以濟貧人卽得易短爲長亦得脫凡成真此非虛語惟公圖之萬里一書伏惟珍重

與劍門趙察院

元江之難伏願諸公高掀眉目在吏情事勢外要以至  
理別眼一看蓋撫臺之失策方伯之殺身皆爲避嫌二  
字害之其曰那賊廣行賄賂故無一人可謀無一言可  
聽但以神速斷之曾不舉大事動大眾卽人神協占謀  
猷審固尙慮難合况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又烏可以避  
嫌一念橫於胸中而不計殺人之重乎向者旣誤今豈  
容再誤乎夫問罪之師必須先定罪名次立賞格此一  
者兵家無形之風所以鼓動三軍也而選軍實主餽餉  
不與焉蓋不定罪名則非聲罪致討之法何以振其敵  
愾之氣不立賞格則非悅以使人之道何以得其敢死

之力今元江之不勝非兵不多之罪乃多而不精兵不用命之罪也其不用命蓋有由矣不聲罪名不立賞格之罪也何也土官相謂曰那賊以叔殺姪以夷攻夷滇中土官何家無之今日爲叛而誅之則不旋踵而我及矣此罪名不定故出師無名也又曰殺一叛賊未必有功況大軍旣入合城盡屠連逮無辜勢所不免將來議功之典未行而擅殺之罪已至矣此賞格不立故師出無功也今舍此不議而欲多徵兵曾不思昨日之軍不因戰死不因病死皆因餓而死也不務糧多而務兵多此不可曉也且承平之日十餘年倉廩積蓄盡發軍前

民間米價騰貴貧民嗷嗷思亂今乃不待收獲而遂及  
轉輸則官倉已空必至糴買此令一下境內先潰矣願  
臺下深長思之若夫定罪名立賞格上合天理下協人  
心則有諸名公在上非區區野民所敢與也然罪名卒  
難定賞格卒難立者以胡巡撫誤題於前也欲後人之  
不誤不可得也然誤而又誤國之元氣日益虧損矣方  
伯未死那賊約降誠滇人之福也方伯慮功不歸已奮  
身而前旣失計矣旣而生民父老出跪城下願緩須臾  
此其機會可乘也奈何拔刀殺之猶曰降亦殺不降亦  
殺安得不招殺身之禍也然方伯之死賊實未嘗殺方

伯也方伯與夷民同一衣裝何從而辨之也今若以殺方伯之罪罪之則滇南之民無息肩之日矣況元江節制八百餘里老幼諸夷已成定規事后良圖不可不預此時消我滇百年之患活萬姓之命惟在明公一幹旋轉移之間耳頃者徵兵皆有責成然而夷兵所過淫汚婦女刼掠財物莫敢誰何又有詐稱報効烏合奸徒不由官路旁掠鄉村軍前旣無其人良民實受其害前鑒不遠亂兆已形聯絡播動良可駭愕矣夫兵凶器也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今不得已乎不得已乎憂憤填胸語無倫序亦惟臺下原之

與雲山曹翁

三月二十五日再蒙盛貺仰荷規重之情感激無量自  
聞我翁內參密勿雖爲天下嘉實爲南中移愛蓋南中  
蒼生衣被德澤陽何敢佞陽里居二十年但聞閭閻騷  
然猶不足以應官務自公下車以來比屋帖帖畧無噓  
咄之驚此何自而得哉皆由我公輕富貴薄權勢之一  
念致之也夫惟內有所重者其視外物也輕故能以富  
貴權勢行其所無事彼內不足者爲外物所動日矐矐  
焉用智用術以張已之能卒之已日勞而民日瘁日居  
月諸無補於人國此無他爲富貴權勢之所役也我公

中卷之集 卷一 書后 三 川三  
靜鎮如山岳含弘如渤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誠得大臣之體百寮之師也語云大絃急則小絃絕觀於此語則我公之遺愛與碧鷄金馬同其永久矣仰止之思非筆可盡謹拜伏奉謝臨楮無任依依

與陳撫翁

陽雲南山澤一老民也何敢出位僭言但桑梓墳墓在焉是爲切已之痛不得不呼天呼父母也惟我公原之雲南土夷世官勢使然也夷酋至相戕賊乃其恒俗也夷狄相攻中國之責而喜功好名者往往任爲他事興



無名之師殺無辜之民費帑藏之金破邊氓之產以謂  
必如此然後稱贊理軍務之御史九重深遠邊氓不能  
自達殺人盈野原草爲赤上干天和旱澇相仍瘡痍呻吟  
所不忍聞嗚呼雲南本無事二十年來妄生事端征  
元江征東川征武定可以一法吏治者而興大軍可以  
一謀士擒者而事天討節小爲大以輕作重貪功邀寵  
人莫敢言夫萬里邊氓亦國家之赤子何忍急一己之  
功名而視民曾草菅之不若耶且雲南之有黔國其先  
世有大功於雲南故分封於此西南之夷酋長以百數  
賴宗社之威靈莫不向化而勳臣彈壓之力不可誣也

而干名賣直者往往與之乖闕必欲侮之惟恐其影響之不幽是何心哉予謂大臣有柱笏者乃可典蒞重鎮陽區區之懷如此輒敢爲門下陳之自顧衰殘在世能幾何時猶不能不爲桑梓憂故及此耳惟盛德海涵不罪芻蕘幸甚

與馮眞所尙書

使至承翰教浣慰無量又於雲川所言諗知起居之概益用喜忻謂於金網圓覺頗有入路但其問答參錯思求一言以盡其頓漸之旨誠切陽也此道欲說無開口處如一言以蔽之曰無事二字是蓋佛說三藏十二部

只說一箇無事人能於自心上體取無事時氣象使見  
斯道卓於吾前圓明獨露須見頃刻不昧此知卽是力  
行世傳講學只作見解不肯實用其力所以到生死路  
頭使不上若能念茲在茲顧諟明命到了一旦豁然  
之地乃可言悟到得悟時顏之卓爾在吾目中到此方  
知死生是泡沫聚散與我了不相干仙官神丹還是假  
性命終有墜落這箇真性命永不退轉蓋彼有所倚此  
無所倚故其地位相懸也但此工夫先從寂靜中體取  
一番然后從鬧熱中煅煉方有次第今旣居官應事不  
出塵勞卽於此塵勞中幹辦性分如此久久亦可入道

雖不至道然功圓行滿亦能出世諺云若要佛度人先  
須我渡我此言最善名狀卽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此性在人爲最貴而人生一世自形生神發之後以  
至老死迄無一念顧性之時苟能顧之則日新月盛日  
滋月益浸浸乎有不可遏之勢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願公教之復之外一書奉  
王龍溪年兄幸轉致之此兄見高一世宰相與講明斯  
道余日望之

與升菴太史

聞已卜築瀘水雖去滇不遠然恐無相見之日矣悵悵

何言憲長周公處得寄新刻良用浣慰不知諸公子頭  
角俊茂讀書意識何如幸示之陽只一豚兒雖已入學  
然不令作舉業只教識小學爲田舍郎以養父母耳

與徐方伯

別後每懷逸韻冲襟無由具候風辰月夕萬里馳神昨  
歲得教翰及手書長詩今日舍壻回又蒙題扇見懷之  
作爲惠實多喜悅無量我翁方履仕之際百務交前乃  
記念故人形之歌詠此情此德何日能忘恭審正位藩  
尊逼近台座行且秉鈞仁覆天下矣滇南其翁之并州  
故鄉乎不能無深望焉犬馬之齒八十有二不近筆硯

口笑文集 卷一 書牋 三十一 川文  
愧無報瓊但有感戢耳使人謹狀奉謝

與王尙書

忽奉台翰如自天墜倏爾四十年宛如昨日駒隙電光  
可勝慨息哉我翁高誼睠睠故人寵以譽詞貺以佳筆  
再拜祇受感激無量斥邪一疏天下想望風采生伏居  
草茅聞此躍然以喜會令弟先生如見翁面備聞動定  
不勝浣慰鄙詩爲別聊表欽企今松屏公臨蒞之初首  
加厚幣誼重通家顧菲劣何以堪之但有感戢耳生愚  
拙頗究二氏之法學道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反聽此  
氣自充精神自固又積外功濟貧救厄則神明加彼久

視可必待坐無由聊代一夕之談臨楮依依

與鄒穎泉大參

伏承翰劄兼示尊人著作其間二冊既嘗卒業本朝續道統自白沙陽明二先生以來貴省則一峯東廓念菴此僕所願學者故於山水幽絕處奉主作祠以寓景仰之思雖思識其子若孫然衰遲之年知己無及忽枉記存如見廓翁顏色喜慰何言便中更望以家傳心得惠一語幸甚舍壻湖去匆遽不盡所欲言惟冀斯道加愛

與田分巡

某頽景既及是爲待盡之年故於正月十六日入山默

坐不與世接非爲養生也欲求盡性以還造化之地耳  
我翁爲地方劬勞往反數千里理宜造謝但一出之後  
人事後起前功所積敗於垂成伏惟我翁庇廕之恩體  
量之情已在形骸之外倘不責其庸惰某不勝悚惕之  
至

與元老張先生

陽菲劣側聞老先生睠睐篤至見滇人必問逢滇宦必  
囑壻湖入京知我翁欲聞鄙迹故敢奉書陽荷庇廕齒  
叨八十覩我翁太平德業之盛區區餘生誠爲多幸耆  
老言成化弘治以來長沙涯翁稱賢宰相百年復見今



日然涯翁當其易我翁當其難周公之功我翁有焉深  
山窮谷之中聖君賢相之頌洋洋盈耳陽垂盡之年遭  
際盛勝喜樂無量頓覺食飲氣力日有所增涵濡德化  
尙當有日但不知造物大數何如也瞻望三台臨緘悚  
息

與唐中丞濟軒

承問伏牛山煉魔之法陽何足以知之然竊聞德人每  
以爲言亦嘗靜中理會敢述以爲左右質焉夫道之全  
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少然而聖不恒出  
者吾知之矣聖人以其心役耳目鼻舌身意眾人以眼

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然則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章章明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禪家教繫心一線程伯子教人面壁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爲心患惟眼爲劇程子四箴致傲於視其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然則吾儒操存之法固以視爲極則矣嘗試思之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竟不知孰爲主人愧不付魄魄不付魂流浪生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他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爲天放則知求之

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卻睡兵法專用  
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坐不睡暫立暫行擾撻在  
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瞳睛不瞥蓋存乎人者莫良  
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不放肆曾無中立之時放  
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懵惟不昏不散寂已醒已乃爲合  
道故必巖峻規條雖撻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  
久則昏散二病湛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  
時矣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道有遲速係乎人之宿  
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有七日者三月者三月不達  
則以暮年暮年不悟則以畢命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

懈此禪家建火場之意也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朗月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嘗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西域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年夜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人如其言三年沖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更望有以教之

與唐內翰荆川

承諭御史所急諸語最切時病陽昨與人談寂感之說輒舉以請教或問寂然不動爲性之體感而遂通爲性

之用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爲物所動已涉神識故無所不通內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往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之應物寂而常寂賢者之應物寂而常覺故曰普萬物而無心順萬物而無情也寂然不動之謂中感而遂通之謂和中卽和和卽中未感名中旣感名和中如鏡體本明和如鏡光應像非一非異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擾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順應無思維擬議之留故曰遂通中者君子之德和者時措之宜中字無喜無怒故爲天地萬物之大本和字能好能惡故爲禮樂刑賞之達道此是未涉心意情識已

前事純是知性知天作用世儒乃謂最初一念可依以行曾不思吾之中體有無建立遽謂時中可能此所以賞非人心之公喜刑非人心之共怒祇足爲無忌憚之中庸而非所謂達道也顏子不遷怒正是寂體覺用不因怒而遷然後可以言時中耳愚見如此幸不惜再示

與東山張教授

近見陽明先生論格物此老是從體驗中出來然愚見猶以爲未盡蓋格字如手格猛獸格去非心扞格之格格殺之格皆不使近見已之意也此卽顏子之坐忘也夫性之神識感物而動謂之心心識爲物所惑謂之蓋

意識爲物所蔽謂之情格物者非格去外物乃格去我  
交物之識也使此識不我蔽不我惑不我動也故正心  
誠意卽是格物意誠心正卽是物格復性卽是致知性  
復卽是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情識之外非別  
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也格致誠正是一時事舉其  
名目則有四種其實皆一時一事也中人以上可以言  
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也所謂忘之又忘以至無可忘  
惟有大覺矣

與謝中丞高泉

承諭言中庸誠明天道人道佛言頓悟漸修性命意義

有無相同我公借聽於龔然不敢不陳其說幸不惜開示夫天命之謂性命字有長存不滅之義言性者不死之物也性卽命也命卽性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起物去而滅其名爲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屏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之謂道頓悟此性也修道之謂教漸修此性也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與羅修撰念菴

讀冬夏遊一記見諸公倡明道學於湖海上羨慕無已



恨不奮飛一領警效耳又思周公後堯舜千年孔子後  
周公六百年未嘗不相知豈必同居而后相識耶窮居  
獨處著性心意情識四說敢請先生教之正之夫性心  
意情識其地位懸殊狀相迥別惟徹道之慧目乃能辨  
之不然雪裏之粉墨中之煤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儒  
先所未論者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爲甚真  
卽本覺也卽道體也卽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  
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違  
其真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二違真則二二  
以一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

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本覺之爲真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爲真心近世從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他性心意情識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見惑爲病愚是以忘其固陋而爲圖以別之敢請質於門下

再與念菴

陽無似嘗從海內士後欽仰道望竟不獲一覲光儀一聆緒論以爲恨屏居二十年無日不往來胸臆也忽得求菴尹君來令做邑知其爲翁弟子竊自慶幸以謂私淑有地不圖流光滾滾忽復三年間得求菴教益知其

見解已到只少一悟耳然其人品之高學術之正求之  
斯時鮮有其儔矣初欲憑求菴以陽所解者口陳左右  
以求決擇不圖斯文不幸求菴遂歿陽終身不逢師匠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今求菴人回謹撰心性圖說請質  
門下乞賜批示指摘使南中學者遙敘師承幸甚向來  
二次得龍溪年兄書及滁陽會語致知意畧深切佩服  
陽愚亦欲以此圖質之但大耋之嗟日短途長不知於  
此道竟有緣否也臨楮不敢縷縷伏惟憫而教之至懇  
至懇

性說

人具此性本自圓明

明是良知  
圓是知至

周匝徧覆虛靈豁徹無

體象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性之神識動而  
爲心則圓者半蝕明者半暗有所倚而弗中矣心識發  
而爲意則蝕暗過半二以二參以三而不一矣意識流  
而爲情則圓明之體全背其違禽獸不遠矣故列心意  
情識三圖以別之

心識說

性之神識動而爲心心者感物而動之謂也半明半蔽  
半通半塞其象如此此則有所倚而弗中故言正心正  
之爲言中也正之使中以復性之中也以致知也彼不

遠復也此處救得與羣聖爲師

意識說

心識發而爲意意者爲物所感之謂也明少蔽多通少  
塞多其象如此此則二以二參以三而弗一故言誠意  
誠之爲言一也誠之使一以復性之一也以致知也此  
日月一至者也此處救得與人天爲師

情識說

意識流而爲情情者爲物所蔽之謂也忘已循物背覺  
合塵昏蔽太甚塞而不通其象如此是之謂凡夫雖聖  
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故大學之教舍而不列雖在民有

口集三集 卷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恒性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猶反掌耳惜其日用而不知也至此自救不暇矣

與黃西野道長

伏奉翰教疊疊良切欽仰兼辱幣 稠疊感踰分願恭

惟明公雄識遠覽冠冕士林代狩滇陰以儒術吏一方蒼生無窮之福默運於茲矣來論論動靜二字至爲妙契謂內照工夫須加於動處方有下落方不墮空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須是動處方見若靜而無事則卽所謂未發之中何須去主靜也又謂一向沈著於靜恐有喜靜厭動之弊誠然誠然世之學者正墮喜厭窠臼

中是以離道日遠敢請質之今夫寂然不動之中卽道之體也是卽所謂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所謂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所謂本然固有之知也所謂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雖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嘗少遷文王之羨里而演易姬旦之居東而赤舄几几孔之畏於匡絕糧於陳伐木於宋而絃歌不絕釋迦爲哥利王割截身體而不知嗔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夫怒動之極也然猶不遷故曰三月不違仁其曰不貳過不違復也其餘日月至焉

而已況其他乎然則主靜固未易言也易曰積氣爲物  
游魂爲變故知生死之說夫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  
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  
則爲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爲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  
復返原之期顛倒於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爲變矣至此  
則愚亦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其命隨物遷化莫知  
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不死愚者反是釋氏教初學  
以布施爲首凡夫沒溺於愛河以貪著爲病本凡品誠  
知布施爲對症之藥是以冒昧爲之非敢擬議矯枉也  
承教示良切感激暫奉眉宇滿擬再覲不圖竟成雲霓



使者告遽不能一一臨楮無任耿光

與龍溪王年兄

承翰教屢紙皆嘗奉答今諭久不相聞則知前書之浮沈矣萬里相望惟有此心承示致知辯議一書反覆披吟暫悟復蔽不能了了蓋緣知識二字混爲一下而不分所以愈辯愈晦耳夫知識二字境界各別聖凡所由以分輒敢陳之夫天性之靈明爲知心意之曉了爲識知從性生識從意起知是德識是病知之德曰智識之病曰惑此知此識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向背之間而已背覺合塵爲惑背塵合覺爲智心意是惑誠正自是智

念起是識覺之是智識中有識曰凡知中有覺曰聖內  
典曰卽其情識示現智海不離塵勞煩興妙用此轉識  
爲智之法故曰聖人之道在夫人日用常行之間耳陶  
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  
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曰知曰識曰覺四  
字極爲分曉此四字中有聖凡人天境界此淵明所爲  
聞道也後之學者忽而不求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  
矣知止而后有定此知字卽是靈知卽是本覺卽是大  
悟卽是止至善旣止至善則定性矣性定則不遷矣不  
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無迹前乎千萬世

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箇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答龍溪王年兄

頃得手翰於南山憲伯處仰荷記存殊慰幽獨又辱息香扇墨之惠感激感激陽僻居西陲不逢師匠來諭深教以儒佛之判恐陽沈於空寂甚盛心也陽愚以爲道學性命本是一家故陽之自力惟以靈知到手卽可了事初不計爲孔爲釋爲老也平居嘗擬心性圖說未敢

視人蒙令陽自言所學輒敢錄一通奉覽陽之致知止於此矣然此陽之解而非悟也要之未悟亦空言其願門下教之復之

再答王龍溪

都門分手忽復二十六秋海內弟兄少者已壯老者已化可勝慨息弟以朝露之身猶得與兄俯仰一時又得聞兄倡明斯道自恨生長山荒不得以舟楫相從於湖海間此生已矣然已知性復則命立性外則無命矣伏居十八年謹獨克念日無虛時然刹那失照頃刻違宗猶不免也甚矣此心之難御也弟晚出不及游陽明師

之門師獨揭致良知三字直繼孟子之統宋儒周陸不  
得而先焉況其他乎昨歲得兄手書及滁陽會語便面  
寄詩之惠感激無量鄙見具如別楮

與本涇周憲副

大理在諸夷之間此時府庫倉廩虛竭已甚民間父老  
聚議請如漢晉隋唐故事建社倉貴發賤斂以廣蓄積  
以平米價亦先王耕斂補助之意也但得本司出示徧  
布民間亦自有好義仰副盛心者矣前代之法所以中  
弊而不行者爲權之以官又借之以給他費至有鞭撻  
之害所以中廢也但令民間立社倉自行糴糶如富民

中興文集 卷一 書眉 四十一 川三十一  
有能以已之穀爲一鄉之利者卽加獎賞扁揭其門行之三二年蓄積遍於村落矣惟公留意焉

與游中丞

山斗在望益切企仰我公開府以來舉措犁然當於人心者不敢枚數生等安枕草野賴庇實宏感恩之私復何云喻竊有杞人之憂不乘此時陳說將來不無后悔惟臺下俯賜采擇幸甚今之府庫空虛倉廩耗竭萬一有警何從措手嘗讀史自漢以來民間社倉之法使米價長平非惟可以平米價亦可以備急用在此時圖之所謂三年之艾也鄉民舉呈伏乞軫念邊隅特賜批行下

甯首巡務有成跡民間亦自有好義者仰體仁心此可  
以貽地方千百年之安惟我公留意焉常平之利歷代  
仍之其所以中廢者爲權之以官也今但令民間自立  
社倉自行收放官府不得借用斯無弊矣

答泉州王驗封遵巖

年前於嵩明佐得手書良用浣慰兼得兄所爲泉州明  
倫堂碑碣之壁間與友生諷誦苦乏便翻未卽奉報耿  
耿於懷今年三度得手翰及諸刻冰糖之惠白粵南詔  
萬里相望乃蒙記念如此感戢何言諸作把讀屢日如  
坐我青源壺公之山而觀溟渤也快甚喜甚承諭知太

夫人萬福令器尙幼欲圖鸞膠將託闡教茲固不可少  
然須有向平五嶽之心不爲係累他時容易放下庶於  
作聖之功不相妨礙耳若作人間一樣結束要好要稱  
心此則成就一場私事終無休歇解脫之期矣瓊郎雄  
邁如兄只合作聖域中事卽文如班揚詩如李杜其於  
性分不見了義況以家緣係念乎弟罷官以來求學於  
經書傳疏絕無所得旣乃窮探內典得楞嚴經維摩詰  
所說經讀之一年稍有悟解時或山中獨居屏處稍稍  
得力旣又往來城市與世應酬覺道力不固又復山居  
今雖未見聖人之奧而自信路頭斷然不差作聖之功



信非內典不能明也無怪宋儒蚤年非佛晚年逃禪蓋  
禪非聖事而非禪無以作聖耳此言可以與兄道他人  
聞之鮮不罵詈矣大都聰明知慧之士不讀佛書卽讀  
之不深求耳能深求焉無不善者象山在宋儒中天資  
第一方其聞道時諸公正在夢中今乃以朱陸異同爲  
問吁可笑也唐荆川兄示三書今不逢江南人亦無由  
候俯仰一世睽闕乃爾可慨可慨宮使告遽不盡區區

列前附一甘澗園...  
 同十何笑...  
 公一衣其園...  
 示不聚米...  
 公之德不...  
 以共...

中谿家傳彙稿卷之十終

全部文煥堂寫刊

中谿彙稿後序

今

侍御江陵劉公按滇之明年爲庚辰由博南歷大理采  
風飭度旣章章竣事乃詢郡中黃髮有夙望者造其廬  
問治理得中谿李先生先生守荊州日公方在髫齡及  
通籍入官諗聞先生爲臺史時丰采已謝事蒼洱矣公  
喜遊先生里得面幼時父母而先生感公誠悃又樂見  
公問曩時棠蔭所止休戚於是公於公暇朝夕從先生  
請而相與談治理有味乎其言也因得先生所集彙文  
稿若干卷公讀之灑然於中見莫非治理攸寓遂刻之

以傳後來僖叨役金滄住止斯郡親炙先生有日謂可  
與論其世也命僖敘諸後不敢以未敏辭僖嘗覽點  
蒼諸峯而得所謂中谿云點蒼大理名山也山脈自北  
而南凡十九峯每兩澗一溪溪十有八志所稱疊嶂承  
流是已其第七峯之澗名中溪先生家枕中谿一峯溪  
近先生讀書亭嘗自揭對云花間鶴是仙都送塔下泉  
從雪澗來僖亦於席間贈聯云一人林下烹仙茗萬卷  
堂中聽響泉先生素愛嘉山水故以自號中谿之左則  
綠玉等峯右則萬花等溪溪雖各自爲流而皆連抱中  
谿易曰風行水上渙說者以爲天下至文存焉然此特

泛指水紋言耳若茲十八溪源出蒼山會流洱水錯踪  
分派象態各殊况高接銀河雲霞掩映四時花木雜照  
泉光視天下之水離絕乎山者迴別其爲至文何如先  
生結盟山水以類鍾情酷愛登眺所至爲葺禪房闢溪  
徑鑿池引流探幽扶立獨得蒼洱勝妙又隨家所有傾  
施貧緇藹乎濟人活物之念胸次畧無塵垢與溪水之  
潔而不滓一致而其錦心繡口茹華漱芳又若諸溪之  
孕蒼山靈秀吐納不窮爛然目前者今讀所爲詩歌半  
屬山水幽趣非親至其境者不能其他序記誌銘諸作  
議論感慨一自胸中流出且起伏頓挫波瀾層疊殆十

入溪之所以爲文而謂非得溪山之助不可也故觀於先生彙稿而蒼洱之大觀備是矣乃若藻鑿絕識如止水可鏡卓行脫俗如懸崖飛瀑則有待御公揭諸首奚容贅焉僖嘗與先生遊三塔寺登五嶽樓徘徊蒼洱忻然有契爲嘆賞云安得做人如此景先生以爲然先生之爲人不特滇之人敬愛之海內聞之者恨不得覩其顏如蒼洱之景焉噫可以考世矣文云乎哉先生且八旬有四其所集稿直俟侍御公成刻而慕先生者始得窺其秘藏豈劔氣之見有數存乎其間而當先生之治荆曷嘗與侍御公期今日耶抑又非偶然也已敢併序

之

崑

萬曆庚辰仲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分巡金滄僉事蘭谿胡  
僖頓首拜撰